

壬生义士传

【日】浅田次郎／著 周晓晴译

重庆出版集团
重庆出版社



本时代小说精选系列



王生義士傳

[日] 浅田次郎 著

周晓晴 译



MIBU GISHI-DEN by ASADA Jiro

Copyright © 2000 by ASADA Jiro

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Bungeishunju Ltd., Japan

Chinese (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) translation rights in PRC reserved by
Chongqing Tianjian Cartoon & Animated Picture Culture Co., under the license
granted by ASADA Jiro, Japan arranged with Bungeishunju Ltd., Japan through
CREEK & RIVER Co., Ltd., Japan and CREEK & RIVER SHANGHAI Co., Ltd, PRC.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5 by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

All rights reserved.

版贸核渝字(2013)第 51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壬生义士传 / (日)浅田次郎著; 周晓晴译.

—重庆: 重庆出版社, 2015.2

ISBN 978-7-229-08998-6

I. ①壬… II. ①浅… ②周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日本—现代

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280358 号

壬生义士传

RENSHENG YISHI ZHUAN

【日】浅田次郎 / 著; 周晓晴 / 译

出版人: 罗小卫

出版策划: 重庆天健卡通动画文化有限责任公司

责任编辑: 邹禾 许宁 唐凌

责任校对: 胡琳

封面图案设计: ESC

装帧设计: 谢颖工作室



重庆出版集团

重庆出版社

出版

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 162 号 1 幢 邮政编码: 400061 <http://www.cqph.com>

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

重庆市国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 fxchu@cqph.com 邮购电话: 023-61520646



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

cqpbs.tmall.com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880mm×1230mm 1/32 印张: 18.5 字数: 526 千

2015 年 2 月第 1 版 201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229-08998-6

定价: 59.8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 023-61520678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目 录

引子	1
一	11
二	19
三	78
四	86
五	145
六	153
七	255
八	263
九	355
十	363
十一	414
十二	422
十三	489
十四	497
十五	534
十六	543
十七	573
译后记	580
日本刀各部分图解	583
《壬生义士传》年表	584

庆应四年旧历一月七日深夜，满身疮痍的武士独自拖着脚步，出现在大阪北浜过书町的盛冈南部藩藏屋敷^[1]前。

三日傍晚揭开战幕的鸟羽伏见之战^[2]大局已定，面向藏屋敷的土佐川上游东面，夜幕中耸立的大阪城已被烈火吞噬。

时值正月，而南部藩加入奥羽越列藩同盟^[3]与官兵对抗是在数月之后，因此当前南部藩的阵营仍未明了——然而比起摇摆不定的阵营，真正不明了的应当是这天下的局势吧。

这些远虑暂且不谈，对于大阪驻地的南部藩士而言，眼下最需谨慎应对的只怕应是一墙之隔的邻人——从属于萨摩长州阵营的彦根藩。

自东照神君^[4]时代即是谱代大名的雄藩彦根井伊家，如今竟将矛头指向德川幕府。天下，真如一盘混沌的棋局。

单是相邻的彦根藩藏屋敷也就罢了，土佐川对岸中之岛上还有浜田藩、福井藩和萨摩藩的藏屋敷在虎视眈眈地伫立着。为此大阪驻地的重臣们决定，在一切明了化前继续这种明哲保身的态度。



日暮时分，印有团对鹤家纹的提灯依着藏屋敷的白壁高高挂起。点燃烛火的家纹提灯，亦是中立的信号。毕竟邻人已经参战，谁也不能保证哪一天大阪城内驻扎的幕府兵不会大举反攻过来，未雨绸缪总是好的。

藏屋敷门前火撑中摇曳的火光里，彻夜当班值守的藩士臂缠白色袖带而立。他们发现一个战败者模样的落魄武士，正依靠海参壁支撑着身体缓缓向前移动着。万幸的是隔壁彦根藩大门已闭，而落魄武士仿佛未发现敌对方的驻所一般，竟步履蹒跚地径直走入挂有团对鹤家纹提灯大门的亮光中。

这一举动着实让藩士们吓得不轻。

刀割般寒冷的河风卷起飘落的雪片漫天翻飞，又是一个看不见月光的深夜。虽说正值乱世，但在出身于局势安稳的南部一地的藩士眼里，落魄武士的模糊身影宛如闯入现世的战国亡灵一般。在武士的轮廓显现之前，藩士们只是攥紧手里的长枪，无声的退却中是掩不住的恐惧。

武士停下脚步，抬眼看了看门前提灯上的家纹，似在确定什么。夜色中他口里吐出如毒气般浓重的白雾，小声问道：

“请问此处可是南部藩领地？”

藩士中有人回答正是。

听到答案的瞬间，武士像被卸去最后的力气般跪倒在地，许久没有动弹，仿佛断了气一样，只有单手撑住身体的动作还显示着生息。见他手里虽攥着已拔出鞘的刀，可明显没有能再反抗的气力。确定武士没有威胁后，藩士们定了定神，开始靠近他。有人还从火撑里挑出一根火把，凑到他脸旁，一边注意着墙那边的彦根藩宅动向，一面告诫道：

“多说无益，还请收起你的佩刀！”

这个白色头带的武士在听到叱问后，缓缓抬起头，万般无奈地

说：

“我并非意有所图，实因刀身扭曲无法收入鞘内，还请见谅。”

经他一说，众人将视线投向那把被不经意攥在手中的刀，不禁倒吸一口凉气。

世间将崩了刃的刀比作“竹刷”。竹刷是一种道具，通常由竹子截成极细的条，然后绑成一束供使用。而这武士手中的刀，说它真的就是一把竹刷也不为过。看那崩裂得一塌糊涂的刃身，残缺的刀尖，更可怕的是刀身甚至已从刀镡部位扭曲变弯，宛如糖做的模子一般。

得杀了多少人，才能让钢制的刀身变成这副模样。在场所有人一时都哑口无言，空气中弥漫着沉默。虽不知这武士是何人，又为何来到南部藩的藏屋敷，但就这点来看，可以肯定他是从连战三日的鸟羽伏见之战中逃出来的无疑。

“你，你是新选组的人吧！”

手持火把的藩士脱口而出的一句话打破了死寂，也让其他人的神经再一次紧绷起来。

——会津中将麾下的新选组，那可是名声在外无人不晓的。

藩士们这才将武士上下打量一通，不禁恍然大悟。只见他的袴自下摆撩起，上身确实穿着羽织，只因浑身血泥，乍一看一身漆黑，可用火把再靠近细看，便能辨识出浅葱色的底色及下摆和袖口上的峰形纹样。

“我的确是新选组队士……”

武士欲言又止的话语中透出一丝踟躇。曾让京人闻名色变的新选组威名显赫，然而在幕府军败退的如今看来，更多的却是恶名昭彰。心里虽然早该有直面他人的觉悟，可……

他保持着蹲踞的姿势，侧身望了望自己刚刚蹒跚而来的沿河大道。

“就在那个方向，有个叫八轩家的地方，新选组在那里设立了临



时屯驻地。我经历重重恶战才得以脱身，谁想刚到大阪就发现城内早已陷入火海，而公方大人^[5]和会津公却都已乘船逃往江户。为此，驻地中一些沉不住气的队士开始切腹……”

“这些与我们无关。”一位稍年长的藩士不耐烦地说，“我们只是在问你为什么要到这里来！”

“那是因为……”

武士缓缓地将自己的身子摆正，艰难地维持着正坐的姿势，带着咳嗽声无力地回答道：

“南部藩是我所侍奉的主家……”

“一派胡言！”

“不，并非胡言，我确是数年前因故离开南部的脱藩之人！有没有，有没有哪位识得我？”

火把照亮了他满是血泥的侧脸，同样也映出藩士们表情中的为难。南部盛冈乃是二十万石的大藩，人口众多加之会被叫来彻夜守卫的藩士大都是年轻人，谁会记得那么多年以前就脱藩的人。

“那，那你叫什么？”这时，那位稍年长的藩士发出诧异的声音。他走到武士身前问道，“我记得你确实是曾在藩内的道场里……担任过师范代的……”

听到这句话，武士终于展开了紧锁的眉头，将满是泥泞和血污的脸转向那位藩士，口吐白雾，略显吃力却又激动地报上了自己的名字：

“没错，就是吉村贯一郎！还请念在同僚一场，代为引荐入内！还请……”此时他开始苦苦哀求众人，哀求能回到过去侍奉的主家。跪地磕头的模样丝毫看不见武士该有的尊严。

而一旁那些原本还没缓过神来的年轻武士们，见他如此举动也是怒火中烧，纷纷开始唾骂这个叫吉村的男人。

——“若说是念在过去情分，助你找个暂时藏匿的去处倒也罢

了，竟然厚颜声称想归乡！”

——“我看他根本就只是为了活命在摇尾乞怜！南部武士之耻！应该马上杀了他！”

——“杀他这样的废物我还嫌脏了我的刀！干脆饶他一条狗命把他扔到隔壁彦根藩去吧！”

——“背弃主家脱藩不说，还擅自参战，打了败仗才想要归乡！你不配在这里自称是我们的同伴！更不配武士之名！”

武士们的咒骂句句在理，可吉村却置若罔闻一般，即使被踢打甚至脸上被啐唾沫，他口中只是不断重复着“还请相助……还请相助……”，完全没有要离开的意思。

无奈之下，年长的武士只得将情况通报给宅内。当然，这绝不是因为他被吉村贯一郎的恳求所动，而是上面有交代——天下局势未有定论，一律不得滋事。所以他们不能杀掉这个带来动摇的落魄武士，至于扔去彦根藩一类引火烧身的说法，亦不过是意气用事。

南部藏屋敷差配^[6]——大野次郎右卫门，凭着作为勘定方^[7]的精明干练，人又称“剃刀次郎卫”。

恰逢上方奉公的重臣们被召而来，此时正在进行评定。听到这意外的通报，他果断命令下属将不速之客带入屋内。

当门卫说出吉村贯一郎的名字时，重臣们脸上均是掩不住的惊恐。唯有坐在上座的大野，依旧面不改色。

“这可是个大麻烦啊。差配大人，此事唯有请你定夺了。”

老臣抄着手，偷偷从侧面观察大野的表情。

虽说年岁尚轻，可四百石^[8]的身家与他出众的能力，使大野在众人中颇有威信。

大野提起身旁的佩刀起身，端正了下羽二重袴的腰带，睥睨着在场众人。



“吉村这人，的确曾是在下组内的足轻^[9]，不过眼下凡事当以大局为重。此事便交给我处置吧。”

言语中充满干练。

“还望切勿鲁莽行……”

“我已说过事关南部一国的命运，请不要在我行事前妄下断言。”大野打断老臣的话，恨恨地瞪了他一眼。

大野走出房间，来到廊下。面向中庭的雨窗缝隙，依稀可见几缕凭空划出的纹迹，似是被风吹卷起来的落雪。异样的寂静包裹着这偌大的宅院，与战时的激烈毫不相衬。这一切，一定都是这场入夜开始降下的雪带来的。

就是这么一个人。是脱藩者，也是倒幕派最为痛恨的新选组残党；是新选组队士，却又曾是南部的藩士。其间纠葛千丝万缕，一着不慎满盘皆输。所以大野称如何处置他会关系到一国二十万石的未来，并不为过。

吉村被带到一个大约十叠大小的房间外。这里是藏屋敷的最内侧，同时也是离隔壁彦根藩藏屋敷最远的一头。自鸟羽伏见开战以来，南部众人总感到一墙之外有人在窥视这边的动向。其实这一带盘踞着各藩的藏屋敷，类似如此的紧张气氛实在无可避免。

内屋只撑开了一扇雨窗，走廊上的雪光映在地面，屋里空无一人。

吉村贯一郎正坐在已积起薄雪的庭内，左右并立着担任门卫的年轻武士。

大野立在廊下，威严地俯视着吉村。

“你，你这愚蠢之徒！不觉得羞耻吗！”声音不大，却不失严厉。似是发觉说话之人声音耳熟，伏在地上的吉村下意识地抬起了头。

——“组头大人。”只这一句，满脸惊讶的吉村再无言语。

两人就这么隔着落雪织成的帘幕对视着。城内的骚乱声，夹着土佐川上频繁往来的行船声和人声，随风吹来的即使深夜也未见消停的嘈杂，一切仿佛就在耳边一般。

时间仿佛过去了很久，久到廊下和庭内的藩士们都感到不可思议的地步。

终于，吉村打破了沉默，用沙哑高亢的声音，解释起他欲回到主家的缘由。

“我之所以会脱藩，是为实现心中勤皇攘夷^[10]之志。这六年来，也一心不忘为大志而尽忠竭力。而可恶的萨长贼人，竟高举锦旗^[11]以官兵自称，误导天下众人耳目！此战我军虽一败涂地，但若死在反贼手中，着实与暴尸山野无异。故决定脱离新选组，心想着若有幸能再回到主家，定当再与同伴并肩作战，共尽勤皇忠国之业。”

默默地听完吉村的陈诉，大野只是愤愤地吐出一句话：

“你这个壬生浪人，事到如今还在狡辩！”

声音中难掩的憎恶感，不仅吉村，连一旁的藩士们听后都不禁肃然。

“你口口声声说你是勤皇之士，如何让人相信！如果你还自觉是南部武士，那么立刻回到新选组的驻地去，在会津公的面前光荣地战死！吉村，你可明白。你不忠不义在先，如今竟有脸要求归乡，当真是荒唐至极！”

谁知即使被如此责骂，吉村仍是不死心地靠到廊下，只是一味哀求：

“看在，看在彼此竹马之交的分上，还请网开一面，请成全！请成全！”

藩士们原本只是在一旁屏息聆听，可两人这一番话后，人群中开始发出惊讶的声音。看来这位不速之客，过去在藩中也确是为人所知的。



“被一个苟且偷生的人称作竹马之交，实在是让人不快。若是说刎颈之交，看在武士的情面上，里面的房间倒可借你一间。你切腹吧。”

大野话音刚落，藩土中窸窣的细语声也戛然而止。

吉村贯一郎瞠目结舌地注视大野一阵后，仿佛终于接受了现实一般，无力地呆坐原地，诺诺道：

“属下遵从组头大人之令。主家之地为鄙人之血所玷污一事，还请原谅。”

大野并未为之所动，而他接下来的话，更是如用鞭子抽打吉村的脊背一般尖锐：

“吉村，你可别会错意。我与你这样不知羞耻的家伙早已没有任何瓜葛。你称呼我作组头大人只是徒增我的困扰。这并非命令，只是看在同为武士的情分上而已。你一介二驮二人扶持的下级武士，还是卑劣的脱藩者。你的血能溅洒在藏屋敷的地面上，那是你前生修来的福气！”

话毕，气得脸色发白的大野忽地转过身，朝着廊下的藩土怒吼道：

“看什么看！有什么好看的！叫你们退下！听不到吗！”

吉村转向雨窗紧闭的廊下，虽然自他的角度看不见那边的藩土，但他仍然朝向那方向行了一礼，然后扯掉自己的草鞋。

“把灯拿过来。”

大野朝着暗处下令后，就见马厩的侍从拿着立有百目蜡烛的烛台走了过来。或许是曾与吉村有过数面之缘，两人在无声中交换了一个眼神，略带怀念。侍从离开后，大野与吉村分别坐到烛台两侧。

“介错^[12]，就由我来吧。”

听到这句话后，吉村只是直直地望向大野，然后毫不犹豫地回答道：

“实在不敢当。即使是念在武士的情分上，为我这样的脱藩者介错，日后传出去岂不是会坏了您的名声。您的好意，我心领了。”

“可你现在身有重伤，要独自切腹的话……”

“请勿为我担心。我也是南部的武士，就算是切不开，我也会硬切下去的。”

吉村的话有些含糊不清，声音仿佛被黑暗中的雪吸走了一般。两人相对无言，只有口里吐出的白气看起来那么鲜明。

“有什么遗言吗？”

“没有。要是这么做了，会给组头大人您添不少麻烦，还请组头大人先离开吧。”

此刻的吉村不卑不亢，与方才的摇尾乞怜简直判若两人。

“也罢。”大野站起身来，转身走到门前，背对着吉村说，“其实，打从一开始你就是抱着切腹的觉悟来的吧。在门前的闹剧，是笃定我们会顾虑到相邻的彦根藩，只得放你进来。一切都在你计划之中。”

吉村没有回答。

“呐，贯一……”大野竟用少时的昵称唤了吉村，他长长叹了一口气，说道，“你真是一点也没变。”

“次郎卫大人不也一样么，还是老样子。”

藏屋敷又陷入了寂静。静得就仿佛这个时代没有发生任何会改变一切的纷争一般。

衣袴摩擦声伴着廊下地板的嘎吱声远去，喧嚣后被留在原处的，只有一个吉村贯一郎。

注释：

【1】藏屋敷：用以储存米及地方特产的仓库或货栈，兼有事务所



职能。

【2】鸟羽伏见之战：日本戊辰战争中，新政府军和幕府军在鸟羽、伏见进行的首次战役。1868年1月27日至30日。

【3】奥羽越列藩同盟：戊辰战争中陆奥国（奥州）、出羽国（羽州）、越后国（越州）诸藩，立北白川宫能久亲王为东武天皇，所结成的对抗明治天皇之同盟。

【4】东照神君：德川家康在位后以武力攻破各军阀领地，统一全日本，死后被尊为江户幕府的守护神东照神君。

【5】公方大人：幕府将军的俗称。

【6】差配：经管人。

【7】勘定方：幕府官职名。负责会计出纳等金钱相关事务。

【8】石：土地产量单位。俸禄单位。

【9】足轻：日本古代的一种步兵，根据战争的需要，可使用不同装备。江户时代下级武士。

【10】勤皇攘夷：又作尊皇攘夷。勤皇，效忠天皇。江户时代指拥护天皇，抵制外来势力干涉的广泛行为。

【11】锦旗：代表天皇的红底绣金旗。

【12】介错：日本古代切腹时为切腹自杀者斩首，以让切腹者更快死亡，免除痛苦折磨的行为过程。执行介错过程者称为“介错人”。

我怎么会，怎么会想到这里来。

现在后悔也晚了。对这里的人来说，我就跟瘟神没什么两样。特别是身为差配的组头大人，应该更是被吓出了一身冷汗吧。

仔细想想也是，南部既不算勤皇派，更不是倒幕派。这个节骨眼儿上，却闯入我这么一个从鸟羽伏见之战逃出来的新选组队士，这不是给他们添了大乱子吗。

归根结底，都因为我是个不忠之人。

为了钱，我背弃主公的恩顾，脱藩后背井离乡。可事实上跟我同等级的足轻并不少，人家不也都只靠那份俸禄，却让老婆孩子过得好好的吗。当初住在徒士长屋的同伴们，不都是过的同样的生活吗。

可怎么就只有我，干出脱藩这样的事儿呢。

因为自己剑术了得，又懂得学问，就自以为是了。一定是这样。

从小，我就拼了命地学习。我是足轻的孩子，是不允许进入课堂学习的。可我不甘心，于是每日都坐在廊下旁听老师讲课，时刻打起一百倍精神，生怕听漏了一个字。



对剑术，也是如此。

我一直坚信，只要我做到文武双全，世间就不会在意我的出身。于是我每日勤练，练到附近的树几乎都被我打枯掉。这些努力最终让我得到北辰一刀流的免許^[1]，还被提拔为剑术指南^[2]的师范代。

可即使如此我仍是没法满足。因为我想要的是钱，更多的钱。

作为武士，有这样的想法是很可耻的。所以尽管我心里是多么的想要钱，嘴上还是得说得冠冕堂皇。

喝酒没有喝到过醉，也没去寻花问柳过。

原以为，既然我剑术与学问都在藩内同辈之上，甚至还不输给那些上级武士，那么只要我有这个心思，总是能有办法赚到钱的。

可事实上，在家乡，再厉害的剑术和学问，也与钱无缘。不管有多少称赞，终究还是换不成钱。没错，名声、赞扬都不是我想要的……我想要的——只是钱。

都说武士就算穷到没饭吃，也该叼上牙签装出酒足饭饱的样子。可我只是一个徒有武士名号的下级武士，不吃饭肚子也会饿啊……虽然有二驮二人扶持^[3]的俸禄，可单是这些根本难以满足妻儿的温饱。为此，我不得不夏天入山挖漆，入冬后再涂漆去卖来维持生计。

再说，原本也是我单方面喜欢上志津，又任性地让她嫁于我的。所以我希望能让她穿上漂亮的和服，哪怕是只有过年的时候也好。

我还想让儿子嘉一郎在元服^[4]时能穿上袴、配上好刀；让刚出生的婴儿，用上纯棉的襁褓。

在这些方面，同心^[5]长屋的其他武士总是能设法满足需求。可我不同。我可是藩校的老师，道场的指南役师范代。任何时候我都要抬头挺胸做人，所以这样的我没有理由会去为了区区的钱财向人低头。

学生们个个都说吉村老师文武双全，是武士中的武士。缺钱这样的事，叫我怎么说得出口。

脱藩是罪。可我以为，只要我能到江户，凭借我的剑术和学问，

那自然是能赚到钱的。

次郎卫大人，难道是您忘了吗。

实际上我决定脱藩之时，觉得这事不能瞒着次郎卫大人。于是道场练习后，在中津川的上桥上，把自己的决心告诉了次郎卫大人。

大野家是俸禄四百石的御高知^[6]，平日要是在街上遇到，不论道路旁边是水洼还是积雪，以我的身份，是必须避让两侧的。只有从道场回家的这段路，我以老师的身份才敢勉强提出这样的要求。

听到我说不情之请，次郎卫大人屏退左右，走到了桥中间。

我告诉次郎卫大人，自己胸怀勤皇攘夷之志，久经思量后，决定去江户为天下一展手脚。而作为番组同心，属下脱藩一事定是会给次郎卫大人添麻烦的，所以想事先知会。

次郎卫大人显然对我的决定相当惊讶，但他却说：“贯一，你这个人绝不会因这样的事脱藩的。有些事不要跟我太见外了。我其实只是运气好，碰巧继承了大野家而已。如果不是兄长年纪尚轻便不幸离世，我本应是手付^[7]家的孩子，连做分家的资格都没有，你我可是同样的身份啊，甚至更不济的我还有可能继承母亲家的寺子屋，当个私塾先生，连武士都不算。你要是生计上有困难，我会帮助你的。脱藩的事莫要再想了。”

次郎卫大人句句都说到了我心坎上，可他如此露骨地提到钱，让我心里无名火起。要是会仰仗组头的关照，让自己过上衣食无忧的安稳日子，一开始我也不用忍得如此辛苦了。

“不，并不是因为钱的问题。”我否认了次郎卫大人的话，坚持道，“确是因为我心有尊皇攘夷之志，想以此身报效国家。平日里我总是告诫学生，男儿当为大义而死，要是我自己却浑浑噩噩地度日，岂不是笑话。我心意已决，还望次郎卫大人谅解。感谢您如此为我着想，我离开后，我的妻儿将回到雪石的老家，也请勿要担心他们日后的生活。今天的这些话，就请您当没听到过吧。”